

# STARCRRAFT

星海爭霸



**BLIZZARD**  
ENTERTAINMENT

## 《民族的意志》

「報告高階執行官，我族有一人死亡。」

進行通報的神族單膝跪在新建的神殿廣場，席倫蒂絲打量著他。他身穿新鑄的黃金紀元復古造型輕盔甲。這最近在聖堂武士間蔚為風行——精確地說，是指「昔日的」聖堂武士。她不認同這種復古風格，她自己穿戴全新盔甲，擁有更適合她纖細身軀的現代優雅流線。「發生交戰？」

「報告執行官，並無交戰。」他的語氣古怪，說話吞吞吐吐。就算失去卡拉的心靈連結，席倫蒂絲還是能察覺他的異狀。神族切斷卡拉連結後已過了一段時間，她依然無法適應失去卡萊階級千年來心電感應所造成的隔閡——那股瞬間同感、萬眾齊心的緊密聯繫蕩然無存。全新挑戰接踵而來，爾虞我詐、深刻孤寂、誤會難解。他們改用提問與肢體語言溝通，這種溝通方式過程真是漫長又煩人。

她心中充滿疑惑：死就死了，有什麼好吞吞吐吐地？死亡豈不是全宇宙最斬釘截鐵之事嗎？倘若未發生交戰，區區老死與病逝，何必來驚擾她？神族壽命有限，族人已大量折損，一人死亡何足掛齒。「你為何來找我？」

「因為這起死亡事件詭異離奇。情況很不對勁。」

奧爾德拉正在重建，席倫蒂絲聽著周圍活動不絕於耳的喧囂聲。嶄新建築在午後的炎熱烈日中閃耀。即便看不清楚遠方無人機和衛士的行動，還是能看到他們散發耀眼閃光。他們恢復過去忙碌的和平生活。真的過已經過了這麼久？經歷長年戰爭後，和平讓人覺得不可思議。既然生為戰士，或許他們註定無法享受和平，畢竟他們是為捍衛和平而生。犀利的席倫蒂絲認為，她必須經歷改變人生的重大事件，才做出結論。「帶我去

看。」

他們躍傳前往奧爾德拉郊區，群山圍繞，地勢較低的河谷一半區域都被陰影籠罩。相較於奧爾德拉光鮮亮麗的各種活動，此地顯得異常安靜、格外破舊。過半建築都是早該重建的臨時房屋。有幾台無人機如無頭蒼蠅般盤旋上空，或許還有奉命來進行本次任務的無人機。幾位神族坐在屋前或樹下，冷眼旁觀兩人經過。

席倫蒂絲下意識向卡拉求助，這已如戰鬥本能般根深蒂固。從前她都會連結卡拉迅速掌握事態。席倫蒂絲得到的卻是一陣空虛，讓她倒抽一小口氣，彷彿發動完美刺擊卻直接被盾牌格擋。

那位緊張兮兮的神族帶路，領她前往其中一間臨時房屋。門還沒打開，她已聞到空氣中瀰漫的濃烈血腥味。屋內一位卡萊男性肢體扭曲，躺在乾掉的黑色血跡中。

席倫蒂絲對死亡並不陌生，但這畫面完全超乎她的想像。由於幽能光刃攻擊會燒灼傷口，所以神族之間的戰鬥往往不會見血。她只在對抗蟲族的戰場見過這種血跡，但這裡沒有聞到外星生物的臭味。她在屍體旁蹲下研究傷口由來。兇手留下的傷口極深，劃破死者喉嚨、整隻手臂、胸口，割爛他身穿的粗布長袍。

席倫蒂絲小心翼翼抬起死者的一隻手。死亡時間還不夠久，所以屍體肌肉尚未僵硬。死者雙手沾滿乾掉的血跡，爪子內裡還有自己的肉塊。她見識過上千種淒慘死法，有些還是她的手下亡魂，她從沒想過自己會如此動搖。但這幅景象確實讓她反胃。「他把自己活活殺死。」

「我說過了。情況很不對勁。」

「你知道他的名字嗎？」

「我不認識他。我到附近傳話路過，然後就聞到血腥味。」

「竟然沒有人比你早一步來查看。」她放下這位卡萊死者的手。死者染血頸部的陰影處有東西在閃爍。她將屍體翻身側立。背部爪痕甚至比後頸更深，彷彿這位卡萊想挖出自己剩餘的神經索。席倫蒂絲原以為那只是裝在神經索的珠寶裝飾，有些卡萊的裝扮也受到尼拉辛姆影響。上面鑲嵌的水晶散發脈動能量，她發現類似電路的突出物。這是某種裝置，可惜她不是相位工匠，無法辨別其用途。

不過，她確實認識一位能研究這裝置的相位工匠。

她讓屍體重新躺下。「你來通報是對的。」

### #

席倫蒂絲用靜滯艙收納遺體，避免遺體繼續腐敗，接著帶著遺體前往凱拉克在奧爾德拉建造的實驗室。亞坦尼斯屋內格外顯眼，這位稱職的達蘭領袖已經跟相位工匠一起等候她，席倫蒂絲認為最好先請亞坦尼斯過目。她有點訝異塔蘭達也在這裡。塔蘭達收起自己龐大的淨化者機身，這樣他才能擠在兩個操作面板之間，看著席倫蒂絲放置靜滯艙的桌檯。凱拉克的凱拉克燈號閃爍，投映在塔蘭達頭部與肩部的曲面金屬裝甲。

「是塔蘭達先來找我的，」凱拉克解釋道。他是眾人裡身材最矮小的，總是滿懷好奇歪著頭。他有三隻機械手臂連接神經索斷面，末端是機械手掌。就算他靜止不動，機械手臂還是不停震動。「我覺得他在場也無妨。」

「我相信他的高見，」亞坦尼斯說道，語氣充滿信任與信心。

「這不算什麼重大機密，」席倫蒂絲回道。

凱拉克看到屍體深吸一口氣。就算亞坦尼斯宣告全族皆為聖堂武士，他依然是他們之中最少接觸屍體的人。

「此事也不得張揚，」亞坦尼斯望著屍體叮嚀道。「這人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席倫蒂絲述說自己的觀察，沒多久就提到那個裝置，於是凱拉克立刻開始採集死者的神經索。他額外的機械手臂小心將屍體翻身，取出裝置開始清理。

席倫蒂絲繼續說道：「在我回到奧爾德拉前，我曾對該聚落一些卡萊居民問過話。死者名為爾瑞尼斯，原屬卡萊階級。此人沒有家庭，疏離部族親人，也沒有任何能提供線索的朋友。他獨居生活，獨自死去。似乎沒有人為他的死感到意外...或是傷心。」與該聚落神族死氣沉沉的對話，讓她最為心灰意冷。

「你聽起來不太能釋懷，席倫蒂絲，」亞坦尼斯關切道。

「你能釋懷嗎？我沒有耿耿於懷，只是有點生氣。我族人口已經夠少了。居民怎麼都沒發現有人死亡？他們為何對此漠不關心？」

「好問題。他們這麼唾棄他？」

「沒有，並非如此。可能他們遠離陽光太久，只想呆坐不動。」她不禁懷疑他們服用某種新型毒品，不過他們身上並無異味。「他們的行為舉止很不像神族。」

塔蘭達沉默移動，接著開口說話。「當我甦醒時，我感到迷惘無比。沒有真正的卡拉帶來慰藉，」他說道。「我不知道自己的身分和定位，也不清楚自己為何而活。那是種空前絕後的孤寂感。那種孤寂感容易讓人迷惘，忘記他人存在。幸好我有老朋友開導。」他把頭微微朝向亞坦尼斯，「還有新朋友相伴」，接著他又面向凱拉克，「多虧他們，我才沒有走上絕路。」

席倫蒂絲回想切斷神經索的劇痛，失去卡拉的那個瞬間，一股空虛感襲來...她突然永遠失去與卡拉的連結。儘管這好過被亞蒙無邊的仇恨與憤慨蒙蔽，但那種疼痛超越她承受過的所有傷痛，或許因為那是心靈創傷吧。至今偶爾還是會隱隱作痛。

「我們所有人都受過...同樣的傷，但我們並未淪為行屍走肉。」她指向那具屍體。

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失去卡拉不會造成這種結果。」

「那是死因之一，」塔蘭達說道。

「這才是真正死因，」凱拉克打岔，用一隻機械手臂拿起清理乾淨的裝置。清掉覆蓋裝置的血跡後，看來就像尚未拋光的銀製金屬殼，電路顏色略有不同，部分露出表面。內部水晶依然閃爍脈動著。

「那是什麼東西？」席倫蒂絲問道。

「我還沒有...完全弄清楚。但我可以告訴你兩件事。」凱拉克用手指輕敲水晶。

「第一點，這塊水晶正在傳導虛空能量，但傳導速度並不穩定，原因不明。大概故障了...」

「第二點呢？」亞坦尼斯問道。儘管氣氛肅穆，凱拉克還是覺得亞坦尼斯的聲音很搞笑。

「喔，第二點啊。」凱拉克轉動這個裝置，亮出細針般的突出物。「這個裝置至少有一部分嵌入他的神經索斷面。我必須深入研究才能知道這裝置的用途...倘若連接神經索的裝置故障，死者當初應該是痛不欲生。」

「所以他才想用爪子挖出來，」席倫蒂絲接著說。比起某種心靈創傷造成的嚴重自殘，這個直接原因比較說得通。儘管如此，最簡單的原因有幾次是正確答案呢？神族是複雜多元的生物，而亞坦尼斯就是最佳例證。他能駕馭戰爭時期瞬息萬變的政治生態、統御領導族人、適應艾爾淪陷後的巨變、後來甚至收復艾爾。

正當凱拉克長篇大論詳述他研究這個裝置的發現，實驗室房門開啟，一位衛兵出現。「請恕在下打岔，」他說。

「怎麼了？」亞坦尼斯問道。

「發現了一具屍體，」衛兵回答。「現場血腥無比...慘不忍睹。」

換成是人類，可能會認為純屬巧合，或是死了個倒楣鬼。不過席倫蒂絲覺得此事深藏暗潮洶湧，讓人憂心忡忡，她相信亞坦尼斯也感受到了。她向前邁步，卻被亞坦尼斯舉手攔阻。「塔蘭達，就由你來調查，」亞坦尼斯吩咐道。「查看兩起命案情況是否相同...然後把屍體送回這裡。」

「這是我的榮幸。」塔蘭達走到實驗室空曠處，完全展開龐大機身後走向出口。

「凱拉克，你繼續研究這個裝置，」亞坦尼斯說道。

「當然沒問題，朋友。」

「要向席倫蒂絲報告你的發現。」

縱使席倫蒂絲希望獨力調查，但她明白分工合作更能善用時間與資源，更何況她還身負其他職責。「我們得盡快查個水落石出。」

#

沒過多久，凱拉克就開始調查塔蘭達用靜滯艙送來的第二具屍體。淨化者塔蘭達還取得少許死者基本資訊：女性、名為忒蘭恩，曾屬聖堂武士階級。根據她的膚色研判，她極有可能來自維納提爾部族。

她的屍體狀況比第一具更駭人，全身鮮血淋漓，依然黏稠未乾她的神經索斷面也有嵌入裝置。由於血液未乾，清理工作輕鬆許多，凱拉克比較在乎這個。雖然血會讓他不安，但這不算什麼大問題，他最好還是把這些屍體視為生物機械，只不過是嚴重故障，導致自我毀滅。倘若他能找出故障原因，就能避免慘事重演。

他開始拆解分析從兩具屍體取下的裝置，實驗室內鴉雀無聲。奧爾德拉的喧鬧完全被關在房門與力場之外，只讓隨時間推移的午後陽光照入，隔絕所有噪音與灰塵。他用機

器手臂拿取工具和固定裝置。除了他的喃喃自語，這裡只聽得到能量核心、操作面板、機械手臂的低沉聲響。

第二個裝置外觀類似第一個裝置，也有未拋光的金屬外殼，業餘組裝的神經介面電路，凱拉克覺得做工相當粗糙，能量傳輸矩陣效能不穩定，導致內部虛空能量時高時低。可是當他把這兩個裝置並列檢查，他發現電路、矩陣與計算模組明顯不同，但他還是不明白這些裝置有何用途。這些裝置是由手工製作，而非機器組裝，這位相位工匠似乎想在正式生產前摸索出最佳設計。

凱拉克對此特別感冒。設計概念大可用模擬器測試，不應該安裝在神族活體的神經索。若是戰爭期間，相位工匠有時確實得奉命對活體對象進行實驗。不過那是危急存亡關頭，才會出此下策。那種不擇手段的時代早該結束了。

經過這次檢測，他也發現第二個裝置有所改良。第一個裝置的明顯瑕疵已獲修正，解決神經接合面超載問題、將能量傳導改為躍傳。第二個裝置的故障跡象也是顯而易見，但是故障原因不同。修正了老問題，又出現新問題。

他把這兩個裝置都放在桌上，回到操作面板開始模擬。此時室內氣流發生變化，他知道有人來了。實驗室所有訪客中，就是此人最神出鬼沒。其實就算是在凱拉克認識的卡萊階級中，也沒有人能這般來無影、去無蹤。

凱拉克轉身，看到一位尼拉辛姆女性站在裝置前面，她用爪子輕輕翻動其中一個裝置。她的身材就算在女性中也是特別矮小，膚色如夜色般黝黑。她用銳利眼神盯著凱拉克，然後瞬間衝到他面前。她雙眼炯炯有神，洋溢綠光。「你就是我在追捕的小偷吧。沒想到你會受到偉大的亞坦尼斯庇護。」

凱拉克小心舉高雙手佯裝就範，同時用一隻機械手臂悄悄取出藏在操作面板下的



刀。情況危急，他自認無法及時放出幽能光刃。「我不是小偷。你應該注意到那些屍體了吧？」她絲毫不為所動，凱拉克知道她發現了。「這些裝置是從屍體取下的，我只是奉命研究這些裝置的用途。也許是其中一個死者偷了你的東西？」

凱拉克能感受到她的威嚇和緊迫盯人。最後，她往後退回到桌邊。「這些是仿冒品，」她說道。她拿起一個裝置，語氣帶嫌惡埋怨。「很糟糕的仿冒品。你們卡萊就是樂於粗製仿冒別人的心血，然後謊稱這是你們的發明。」

「假冒別人的發明根本毫無樂趣，」凱拉克駁斥她。

「大概只有你這麼想吧，」這位尼拉辛姆回應道。「但有些卡萊偏愛仿冒我們的工藝品，還要鍍成黃金紀元風格。」

凱拉克忍住與她爭辯的衝動。*事有輕重緩急*。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他問道。

「涅納絲。」

「我是凱拉克。你是相位工匠嗎？」

她放下裝置，高興地端詳凱拉克。「如果非得使用你們的說法，我覺得那個詞彙很適合形容我們的家族事業。這個小偷對我的家人下手。」

這段對話終於出現重點了。「我們可以協力合作，追查我們各自遇到的懸案。」

「你？你能幫我什麼忙？」她語帶嘲諷。

「我擁有亞坦尼斯大主教提供的資源。我現在遭遇的最大瓶頸，就是這些裝置用途不明。只要讓我搞清楚，我就能釐清這些裝置的改造手法，依序排除可能對象，查出製作這種裝置的卡萊相位工匠。倘若你能給我必要線索，我就把嫌犯名單交給你和席倫蒂絲執行官。」

涅納絲狐疑地看著他，時間彷彿過了許久。「我想，多方合作應該沒有壞處。這些

裝置是用來強化個體與虛空的連結...藉此控制虛空能量，避免虛空震波讓使用者喪失行動能力。」涅納絲轉動把玩桌上其中一個裝置。「席倫蒂絲最好比我先逮到他們。」

## #

塔蘭達將女性聖堂武士的屍體運給凱拉克，然後隨即搜索她的住處。根據過往身為菲尼克斯的記憶，這裡跟他心中對「家」的印象大同小異。架上有隨時能穿戴赴戰的乾淨盔甲、牆上懸掛武器作為紀念，另外還有一些藝術品（與他的個人品味不合）、書籍、舒適休息所需的極簡家具。據席倫蒂絲所言，另一個死者彷彿行屍走肉。但這位卻像是壯志未酬身先死。

塔蘭達開始分類物品，並透過網路與所有淨化者聯繫，這有點類似卡拉的傳話功能。即便如此，也已經遠遠勝過卡萊階級目前所擁有的。雖然他的人生是建立在個人選定的志向與名號，但他還是想與其他淨化者連結，感到自己重回族人懷抱。就算淨化者沒有情緒波動，這種連結也能舒緩心中孤寂...因為他知道只要低聲提問，就會有許多淨化者同伴聽見。

現在他想問，有沒有其他淨化者發現卡萊的異常行為？或是看過這種規格的裝置？關於裝置，淨化者一致回答沒看過。然而，關於神族的任何異常行為，淨化者都無可奉告。

*我們偏好離群索居。這是庫勒瑞安做出的總結，淨化者也普遍認同。雖然我們相信亞坦尼斯的話，相信我們不會再度淪為奴隸，但我們的社會不同、少有交集。我們各有不同需求。除了重建合作，我們不需要其他交集。*

*我有時會觀察他們，摩裘說道。但我無法分析卡萊的行為，因為他們只要發現我們在觀察，就會立刻改變行動。*

我們都是神族，塔蘭達堅稱。

卡萊與尼拉辛姆也是神族，但那不代表我們能全族一心，庫勒瑞安回應道。他此話無惡意，只是一本正經地陳述事實。

塔蘭達並未發送他沮喪的嘆氣聲。遇到這種情況，就只能以身作則了。他蒐集神族死者住處的所有觀察與掃描結果，然後全部上傳終端機供凱拉克調閱，接著就出門上街。

當他一走出來，路上民眾就改變行走方向。大家當然是出於尊重而讓出距離。塔蘭達知道自己的金屬機身比往昔肉身更占空間，兩條腿變成四條還只是最輕微的改變。然而其他神族看他的眼神...讓他感覺這不只是需要多點空間的問題。大家並非立刻認出他是誰，而是對他投以各種好奇、哀傷、警惕的眼神。任何戰士看到不熟悉的大型機械都可能如此反應。雖然街上眾人都是他熟悉的普通民眾，不管塔蘭達怎麼看待自己，他在他們眼中就是格格不入。這種細微有害的疏離感，可能正是淨化者選擇離群索居的另一項原因。他以前沒注意到這情況，可能因為他大半時間都與淨化者和達蘭為伍。他待在亞頓之矛的時期，就跟達蘭都很熟稔。

塔蘭達暫時拋開煩憂，他還有要務在身。忒蘭恩生前留下的線索比爾瑞尼斯來得多，至少這次塔蘭達有姓名可以追查。他先是躍傳到城市另一端拜訪忒蘭恩的父親。失去卡拉後，說不定神族的家族關係會變得更緊密。塔蘭達找到這位神族長者，他坐在落日餘暉中的長椅上，眯眼凝視著他。

「我帶來令媛忒蘭恩的噩耗，」塔蘭達說道。「她已經...」。過去大家常說亡者會回到卡拉，但塔蘭達這時才意識到，這句悼詞現在已與事實不符。他遲疑片刻後接著說：

「她已回到繁星的懷抱。你最近曾與她交談嗎？」

「這跟淨化者有何關係？」

「我奉命調查她的死因。」

「哈。就算我相信你的來意，我也毫不知情。自從歸返艾爾，我們就再也沒見過面。」這位神族長者佇立沉默，然後逕自離去。

*他年紀不夠年邁，應該沒經歷過第一代淨化者的叛變，塔蘭達心想。經歷過那時代之人早已逝去。不過他一定聽過傳言，難怪他態度這麼不友善。他接著鎖定名單上的下一人，那是另一位前任聖堂武士，曾與忒蘭恩同為狂戰士。*

塔蘭達在聖堂文庫附近找到這位神族。對方似乎對塔蘭達充滿疑惑。「我都不知道你會講話耶！」這是他開口第一句話。

塔蘭達停頓片刻，大吃一驚。「什麼？」

「我知道淨化者是神族最強的戰爭機械。但我們本來以為亞坦尼斯收復艾爾之後，就讓你們恢復靜滯狀態。」

「難道不是嗎？」塔蘭達很快就恢復沉著冷靜。「我是來找...」

「淨化者不是擁有神族載入的所有知識嗎？」

這位古怪的神族熱情洋溢，反而比塔蘭達過去面臨的敵意更加惱人。「讓我把話說完，」塔蘭達對他下令，起上裝載一門能量加農砲的手臂...。

「當然沒問題，不好意思。」這位神族只是微微後退。

「我...」

「那是真的嗎？淨化者變成諜報單位，透過無人機監視我們？」

最後塔蘭達終於成功問完話，但對方並未提供忒蘭恩死因的有用線索...只是滔滔不絕分享奧爾德拉盛傳的陰謀論。由於淨化者離群索居，大家對他們所知甚少，所以只能從傳聞中略知一二。

塔蘭達繼續拜訪名單上的其他人，每一次都大失所望。有些人只是看他看得出神，無法專心提供有用線索。有些人懷有敵意。有些人興奮好奇...這種人最討厭，也耗費他最多時間。正當塔蘭達打算放棄，直接去敲忒蘭恩的鄰居房門，名單上倒數第二人的麥姐娜卻提供了有用的線索。

她曾屬於聖堂武士階級，塔蘭達觀察她的外表就知道。不過現在她身穿破舊長袍、難掩病容，膚色蒼白生斑，就算在昏暗日暮中也看得出來她體型過瘦。塔蘭達熟練複述忒蘭恩死訊，麥姐娜耐心聆聽著。這種感覺太可怕了，這些話他說太多遍，說到都麻木無感了。

「不論忒蘭恩前往何方，但願這位勇士能痛快戰上一場，」麥姐娜說道。

「她覺得人生失去目標嗎？」塔蘭達已對人生感到厭倦，他失去自我目標...也失去發現目標時熱血沸騰的感覺。

「雖然戰爭尚未結束，我們已經有一陣子未受徵召。我們不是卡萊階級，無法從事營建或鍛造。我們追隨執行官，為榮耀與光榮而戰。」

「接納真實自我，方能獲得榮耀，」塔蘭達說道。神族收復艾爾後，他想通了這一點。「戰鬥並非唯一的功績。」

「你這淨化者懂些什麼？」

「我懂的比你想像中還多。我們是戰士，神族全員皆為戰士。我們訂立的新目標就是重建、守護與發展。你也可以找到新目標。」

「我...會好好思索你這番話。」麥姐娜現在的語氣略帶慚愧。

「即便戰果微小，勝利就是勝利，」塔蘭達說道。「邁出一步，便是進步。堆疊磚石便能鞏固城牆，守護城中人民。」這是他從凱拉克身上學到的智慧。「忒蘭恩跟你有

相同感受嗎？」

「她一心追尋目標，而我則是...虛擲光陰。」

「她是否找到目標？」

「她曾提過有座新神殿，能讓我們失而復得。她希望我能陪她前往。」

「你陪她去了嗎？」這是至今最有用的線索。

「去過一次，可是我沒有進入神殿。那座神殿看了就不舒服，我也警告過她。從那之後，她就再也沒有跟我說過話。」

「帶我去那座神殿。」

塔蘭達跟著麥姐娜前往奧爾德拉北方郊區，廣袤陰影籠罩此地。這裡不像發現第一個陳屍地點那般雜亂不堪，此地擁有城市的骨架，只是尚未長出血肉。麥姐娜帶他來到一座荒廢建築，這裡跟他想像中的神殿截然不同...外觀比較像機械建築。他的掃描器偵測到油煙與燃料廢氣。神殿內空無一人。「忒蘭恩帶你來的時候，這裡有沒有其他人？」

「有的。有一位卡萊女性。她身材十分高大，讓我印象深刻。她還有慘白的膚色。」

塔蘭達開口向她道謝，同時將這個線索傳給凱拉克。「謝謝你。如果你還想深入討論我們面對的未來征途，我很樂意再與你相談。」

#

涅納絲提供原版裝置的完整規格資料，接著就離開著手調查...這讓凱拉克鬆了口氣。不過涅納絲還真不給人面子，竟然還逼他保證不會製作仿冒品。但涅納絲卻沒有保證會分享往後找到的線索，這點讓他很火光。沒有涅納絲在此把玩工具、亂戳終端機、滿口抱怨卡萊，他比較能專心進行手頭任務，所以他覺得這個交易還能接受。

他用一組手臂反覆翻看新裝置，其他機械查看終端機模擬結果。這種裝置可以輸出虛空能量，但裡面也有類似淨化者技術的電路。此外，這個改良造並不完善、甚至發生故障，部分溶解，似乎使用於將幽能轉換為虛空能量。這是武器嗎？那為什麼要安裝在神經索斷面...？

實驗室迴盪著低微的機械運轉聲，他脫口說出：「喔，」他夾雜恐懼和厭惡發出驚呼，同時也敬佩這種不可思議的瘋狂天才構想。難道失去卡拉後，有人真心想要創造全新幽能連結，甚至使其與虛空能量結合？他按照這個假設，急忙設定全新模擬測試。

「凱拉克，」塔蘭達大概是從遙遠的城內呼叫他。

「請說？」凱拉克望出窗外，他埋頭研究，整個午後時光轉瞬飛逝。

「你聽來很不安，朋友。」

「我是真的很不安。我得到完整結論後，會再告訴你。你發現了什麼？」

「獲得很多資訊，但只有極少數有用線索。」塔蘭達聽起來若有所思。「你認識某位異常高大、膚色蒼白的女性相位工匠嗎？」

凱拉克哈哈大笑。「你以為描述身材外觀有用，其實不然啊。我大多是透過閱讀其他相位工匠和科學家研究文章認識他們的。」等到塔蘭達低聲詢問是否有誰比較常待在實驗室外面，凱拉克想到某位舊識符合這個敘述。他迅速搜尋對方姓名，此人名叫蘭薩莉絲，住在奧爾德拉。「我可能認識一個。」

「她在哪裡？」

凱拉克猶豫踟躕。他應該通知席倫蒂絲和涅納絲嗎？可是他還沒有把握。從統計角度來看，膚色蒼白的高大女性神族有很多人，其中一定有人曾屬於卡萊階級，也一定有些人是工匠。最好先查證這個大膽臆測。他告訴塔蘭達這位女性的實驗室所在地，接著告訴

他：「我跟你在外面的街頭集合。」

塔蘭達率先抵達約定地等候。雖然距離不遠，凱拉克還是選擇躍傳過來。塔蘭達想必是立刻出發，凱拉克則需要花點時間打理實驗室的一切。這位龐大的淨化者盡量不去引人注目，然而卻是...徒勞無功。當兩人走過街道，許多神族透過窗戶觀察他，或是好奇地睜大雙眼。這個地方平凡無奇，許多居民都是工匠。縱使亞坦尼斯已廢棄階級制度，但要改變古老種族的習慣，仍然需要漫長歲月。

「看來屋內無人，」塔蘭達指出。「我沒看到任何能量排放。」

「說不定她今天不在家，」凱拉克說道。

「那就讓我來開路吧。」就算是戰艦裝甲，堅固程度也比不上淨化者裝甲，大門完全擋不住他的衝撞...把門撞開後，他們看到一片狼藉。

他們可能會發現另一具屍體，所以凱拉克緊張難耐，不過他很快就發現這裡沒有血腥味或屍臭。他恢復冷靜，仔細觀察散落的金屬與電路零件、查看翻覆的紙堆，他發現這堆雜物中缺少兩種重要事物：她的終端機和工具。

「她遭受攻擊嗎？」塔蘭達問道。

「沒有。」她留下的跡象很清楚。「她是倉皇打包逃離。」

「她在躲我們？」

「這是很有力的假設。」凱拉克使用機械手臂，開始掃視歸類雜物。有些是設計圖...即便跟那個裝置無關，但凱拉克看得出來是出自蘭薩莉絲之手。然後他發現幾張散落的紙張，上面寫著潦草的卡萊語文字。大部分內容語意不通，不過他注意到有句話不斷重複。「亞坦尼斯辜負我族、謀害我族、消滅我族靈魂。我會找到全新卡拉，拯救我族。」

他丟開這張讓人發毛的骯髒紙張。「我猜對了...這正是這個裝置的用途，要用新技



術重建被截斷的卡拉。這想法真是太可怕了！我們切斷卡拉有我們的苦衷，但她卻這樣怪罪我們...她會把可憐的實驗對象逼瘋。看來你猜對了，朋友。」

「我們都算是猜對了，」塔蘭達回應道。

凱拉克決定往後再來討論誰對誰錯。「我會通知席倫蒂絲和涅納絲。」

「誰？」

凱拉克輕揉額頭。「我知道我遺漏了什麼。我待會再解釋。」

#

凱拉克派人通報席倫蒂絲，讓她如釋重負。雖然她大部分心力都用於處理比較枯燥的職責，但她依然掛念著死亡案件的調查。就算沒有嚴重干擾她執行任務，也足以讓她變得易怒急躁。

席倫蒂絲檢視那張瘋狂字條後確信：「你不知道這個蘭薩莉絲的下落。」如果他們都還連結著卡拉，找到蘭薩莉絲就算不會易如反掌，至少也會簡單許多。如今，不想被發現的人太容易躲藏...她不禁聯想到黑暗聖堂武士...這也是他們必須處理的社會隱憂。

建立全新社會秩序，真是紛亂又緩慢的過程啊，她從未有過如此深刻的體會。

「我們不知道她的下落，執行官」凱拉克回答。

「即便我們掌握她的生活蹤跡，她可能早就遠走高飛，」塔蘭達說道。「那就必須立刻擴大搜索規模。」

席倫蒂絲看到幾行卡萊語粗話，文中咒罵亞坦尼斯是*大叛徒、毀滅者*，她沉思片刻，然後把那張字條丟到地上。她張開雙手爪子，彷彿想把手徹底弄乾淨。「一定要雷厲風行。交給我吧...」

「你們打聽到這位神秘美麗獵人的消息了嗎？」一個陌生的聲想起。廢棄實驗室中

的氣流產生變化。

席倫蒂絲轉身，發現一位從沒見過的黑暗聖堂武士站在門邊。她身材矮小，藉由匿蹤躍傳而來，深藍臉龐接近黑色，宛若繁星即將現身的漆黑夜空。「你是誰？」席倫蒂絲命令她回答。

「喔，你的相位工匠夥伴沒有警告你？」

凱拉克從沒提過她，席倫蒂絲會私下再訓斥凱拉克。「沒有。」黑暗聖堂武士大多都很自以為是，每次讓她相當火冒三丈，這傢伙也不例外。

「我才正想要告訴你，」凱拉克澄清道，無奈地攤開雙手。

這位黑暗聖堂武士微微鞠躬挖苦她。「在下是涅納絲。我們隸屬不同陣營...追查相同的懸案。你調查命案，我調查竊案。」

席倫蒂絲狠狠瞪向凱拉克，讓他嚇得弓起雙肩。「給我解釋。」凱拉克慢慢介紹涅納絲後，席倫蒂絲：「那你又帶來什麼新線索？」

「我今天調查時偷聽到一位卡萊男性提到『新神殿』。你賣力調查，讓人欽佩，所以我願意分享線索。」

席倫蒂絲心想，或許她一直等到偷聽完我們的對話，才明白此事非同小可。「你要什麼？」

「全族一心，對吧？」涅納絲語帶嘲諷問道。

席倫蒂絲只是盯著她，默而不答。

「我只想逮到竊賊。」

席倫蒂絲沒心情跟她鬥嘴。「帶我們去找那位男性，我們會逼問他。」

「艾爾神族做事真是橫衝直撞，」涅納絲反唇相譏。「假如他真心信奉這個新興宗

教，你覺得他會乖乖回答敵人逼問，還是會選擇自殺殉道？」

「他們信仰堅定，甚至願意讓人改造身體，」塔蘭達回應道。

「那你有何建議？」席倫蒂絲問道。

「我們暗自觀察，看他會帶我們去哪裡。」

#

儘管塔蘭達起初自願與涅納絲一起跟監那位神族男性，但席倫蒂絲宣告這個任務歸她所管。她語氣嚴肅，讓這位淨化者知道最好不要跟她爭。席倫蒂絲不信任這位黑暗聖堂武士，認為她別有企圖。涅納絲態度輕浮，總是幽默笑看一切，這點也讓她很反感。她們一起坐在商店屋頂監視下方街道。他們追蹤的男性已進入下方住處，並待了好幾個小時。他極有可能睡著了，兩人徹夜守在這裡。

「我覺得那位淨化者會是更討人喜歡的夥伴，」涅納絲觀察街上另一位行人後說出這番話。席倫蒂絲只哼了一聲表示認同。

「歡迎你去凱拉克的實驗室陪他等候，」席倫蒂絲說道。

「他似乎才懂何為幽默，」涅納絲繼續說下去，對席倫蒂絲的話充耳未聞。

「你話太多了。」最糟糕的是，她有些話還真有一點道理。

「如果你肯用心傾聽，我就不必多費唇舌了。」

席倫蒂絲以銳利眼神緊盯涅納絲。

這位黑暗聖堂武士故作無辜攤開雙手，她接著說：「席倫蒂絲，我是為幫助你而來，也為幫助我的族人而來。」

席倫蒂絲發出輕蔑鼻息。「我確信你只是為了族人而來」

「你講話真是滿懷敵意，」涅納絲說道。「讓我好受傷喔。」

「你的族人，」她模仿涅納絲的嘲諷語氣。「那我的族人怎麼辦？」她這番話有失公允，也與事實不盡相同，但看得出她有多灰心擔憂。席倫蒂絲心中依然將神族劃分為卡萊和尼拉辛姆，她知道這想法會讓亞坦尼斯心痛。就她所知，尼拉辛姆也沒有大力改變這種情況。

「他們怎麼了？如果非得把尼拉辛姆趕盡殺絕，才能確保卡萊存續，那就沒有什麼我們可言。」

「真是危言聳聽，」席倫蒂絲挖苦說道。「沒有人想對你們趕盡殺絕。」

涅納絲哈哈大笑。「強迫他人同化，無法締造團結。」席倫蒂絲想要嚴正否認、盛怒反駁，涅納絲揮手要她住口，並且進入完全警戒姿勢。「我們的目標移動了。要吵，我們晚點再吵。」放眼下方街道，那位卡萊男性正朝著來時的反方向前進。

「當然要繼續吵，」席倫蒂絲咆哮道。。

兩人保持距離跟蹤目標，涅納絲思忖：「他接著要去哪裡？」

「都三更半夜了，或許他想回家。」

「方向不對，」涅納絲說道。「他應該會參加某個秘密集會，購買驚人的黑市商品。」

席倫蒂絲覺得她說話很妙。「你還真是瞧不起他。」

「我監視他的時間比你還久。你真該看看我當初在哪裡找到他。」

這位卡萊男性的確把她們帶進一條暗巷。她們抱持安全距離監視，有人為他開門。一位蒼白醒目的高大卡萊女性讓他進門。「我要呼叫塔蘭達和凱拉克，」席倫蒂絲說道。

「如果他們不想徹底錯過，就叫他們快點趕過來，」涅納絲亮出空間之刃。

「涅納絲...！」席倫蒂絲開口攔阻，但那位黑暗聖堂武士已消失無蹤。

席倫蒂絲花了幾秒呼叫塔蘭達與凱拉克，而涅納絲已潛入那棟建築。席倫蒂絲無法順利開門，蘭薩莉絲似乎啟動某種安全系統。她用幽能光刃也完全無法突破力場。正當她一邊邊咒罵，一邊另尋他法，塔蘭達與凱拉克抵達了。

「破門！」她大喊指揮。

塔蘭達後退幾步，準備強行突破。他積蓄能量並衝向那道門，碰撞產生刺眼強光，能量超載，力場遭到破壞。金屬門發出絕望哀號聲，向內凹陷倒下。

門都還沒完全落地，席倫蒂絲已繞過淨化者的龐大身軀進攻。她進入小前廳，發現房內有向下階梯。此時她聽到涅納絲在下方大喊：「小偷，這次你休想得逞！」

另一個聲音怒吼回應：「這是為了神聖大業！」

席倫蒂絲、凱拉克和塔蘭達一起跳下階梯，她再度點燃幽能光刃。涅納絲在階梯盡頭與蘭薩莉絲對峙。儘管蘭薩莉絲人高馬大，她卻不斷退到工作終端機前，退無可退。房內牆面佈滿電路與水晶。除了電路與水晶，地下室第二個房間內有座檯面，她們跟蹤的那位卡萊男性就躺在上面。看來他已失去意識，有個怪異的工具貫穿他的神經索。

「涅納絲，不可以...」席倫蒂絲開口說道。

蘭薩莉絲發動陷阱，把手伸向終端機。房內能量爆發。涅納絲悶聲慘叫後暈眩倒地。席倫蒂絲內心受到精神衝擊，完全無法思考，那股能量不斷襲來，意有所圖，雖然不盡然相同，但就跟亞蒙一樣恐怖。她在恍惚間慘叫搖晃，雙手雙膝著地。

身旁空氣彷彿化為濃稠液體，讓她對時間的感知失真。她看見蘭薩莉絲揮舞幽能光刃，撲向趴臥在地的涅納絲。席倫蒂絲腦中掠過許多荒唐念頭，*我們還沒吵夠呢*。她專心致志迫使肌肉動作，飛撲躍過涅納絲，亮出她的幽能光刃格檔攻擊。

她已經束手無策，只能死撐抵擋。

#

塔蘭達感受到此刻湧現的是...*虛空能量*，他的系統發出警告，但尚未超出緩衝器極限...他身邊的涅納絲、席倫蒂絲、凱拉克已紛紛倒下。席倫蒂絲雙眼散發能量，飛越那位趴臥在地的黑暗聖堂武士，她勉強舉起幽能光刃，高度剛好足以抵擋攻擊。此刻雙刃交鋒、能量火光激發。塔蘭達也發動攻擊，他奮力迴旋龐大手臂，把蘭薩莉絲擊飛到遠離終端機的另一端。「凱拉克，終端機就交給你了，」塔蘭達下達指示。

蘭薩莉絲再度起身，沉默不語，放聲怒吼。儘管她並非聖堂武士，顯然也是受過戰鬥訓練。塔蘭達迅速拉近距離，以武器系統發射能量衝擊波，粉碎蘭薩莉絲手持的盾牌。蘭薩莉絲用幽能光刃劈砍抵擋重拳，卻只讓他的裝甲冒出一縷輕煙。他另一隻手揮拳重擊頭部側邊，讓蘭薩莉絲陷入暈眩。蘭薩莉絲掙扎搖晃之際，一計重拳又擊中神經索斷面，讓她當場昏迷。他不想大意輕忽，於是呼叫探測機帶來靜滯艙，拘禁不良於行的蘭薩莉絲。

塔蘭達轉身，看到凱拉克在終端機難以穩住雙手打字，改用更為穩定的機械手臂。他出拳擊毀終端機，然後他與席倫蒂絲都垂下頭，如釋重負。「我必須...沒收這個進行詳細檢測，」凱拉克說道。

「發生什麼事？」塔蘭達問道。

「我還沒完全搞清楚，但那真是太痛苦了，」凱拉克說道。「你應該幫我擋下部分攻擊，謝謝你。」

「不知道怎麼著...她彷彿對我發動精神攻擊。倘若忒蘭恩與爾瑞尼斯承受的折磨遠遠不只如此，那我明白他們為何會尋死了。」席倫蒂絲從跪姿站起，屈身查看涅納絲。

「她只是失去意識。」

「凱拉克，麻煩你了...」塔蘭達指著檯面上那位昏迷的卡萊男性。

凱拉克單手揉著額頭，步伐平穩走向檯面。他小心翼翼拆除裝置，俯伏檯面的卡萊男性立刻睜開雙眼，倒吸一口氣。「你聽得到我說話嗎？」

他看著凱拉克，再看向塔蘭達。「怎麼會...」

「你現在安全了，」塔蘭達說道。

「我好孤獨！」這位卡萊男性竟然大發雷霆。他坐起身來，伸手去摸後腦，神經索斷面依然完整。「你們為什麼要妨礙我們？為什麼？」他撲向塔蘭達，可是他太過虛弱，無法構成真正的威脅。

塔蘭達伸手就輕易抓住他，他開始抽泣大哭。「我沒料到這種情況，」塔蘭達告訴凱拉克。

涅納絲發出痛苦乾笑，單肘撐起身子。「你剝奪這蠢蛋的癡心妄想，難道你以為他會感激你嗎？」

塔蘭達無從反駁這番話。

#

離開蘭薩莉絲住處前，凱拉克沒收攸關案情的所有東西。他以探測機躍傳搬運，接著封鎖現場，隔天再進行清理。等他完成這項任務時，頭痛也幾乎消退了。塔蘭達匆匆離去，把蘭薩莉絲還在胡言亂語的實驗對象送去接受治療，因為沒有人知道還能如何處置他。席倫蒂絲押送靜滯艙與涅納絲，並讓涅納絲攙扶她的肩膀。

凱拉克是最後一個返回實驗室的人。此時席倫蒂絲正向亞坦尼斯報告到一半，涅納絲三番兩次插嘴，讓兩人好氣又好笑。

「你還有什麼要補充嗎，凱拉克？」亞坦尼斯問道，他的注視很有壓迫感。

「那也得先等我把這些東西都...」凱拉克用機械手臂指向搬到工作台上那堆雜物，  
「...進行過徹底檢測。」

亞坦尼斯將注意力轉移到拘禁蘭薩莉絲的靜滯艙。他關閉靜滯力場，蘭薩莉絲登時甦醒查看周圍，她瞪視亞坦尼斯，發出憤恨無疆的低沉嘶聲，嚇得凱拉克往後退。「是你。你這個叛徒。」

「我沒有背叛任何人，」亞坦尼斯冷靜說道。

「你謀害族人靈魂。如果我不出手相救，他們的肉身也將隨之死去，」蘭薩莉絲反駁道。「神族天生就不該獨自存在世間，不應失去目標與連結，如果我不出手相救，他們必死無疑。」

「可是尼拉辛姆千年來不也活得好好的，」涅納絲話氣尖銳嘲諷。

「你們是喪失靈魂的叛教者，」蘭薩莉絲厲聲說道。「卡拉將在我的手中重生，完全超乎想像的全新卡萊階級將會崛起...」

亞坦尼斯重新開啟靜滯力場。「我覺得她不想聽人說話，」他說道。「那就是她的目標嗎？...重建卡拉？」

「沒錯，那就是她的最終目標，使用她從尼拉辛姆偷來的裝置，藉由虛空重建卡拉。這個計畫...實在太瘋狂了，」凱拉克說。

「但還是有人亟欲冒死嘗試，」亞坦尼斯說道。

涅納絲對於事情真相似乎毫不意外。「艾爾神族當了太久群居動物，難怪你們寧願盲從邪惡勢力，任人宰割。」

「涅納絲，休得口出狂言，」亞坦尼斯警告道。



「她可能說話不好聽，但是我認同她的論點，」塔蘭達說道。「我族舊傷未癒。劇痛難耐，自然會無所不用其極...但極端手段雖能逆轉必敗之戰，也很容易自取滅亡。」

「劇痛難耐，束手無策，不顧一切，只為療傷，」凱拉克若有所思說道。他無法再反駁塔蘭達，這些裝置雖是造成死亡的直接原因，但背後問題其實更加複雜。「查明故障根源，往往是維修中最困難的部分。我們現在知道問題為何。接下來就是找出解決之道。」

涅納絲譏笑。「你若是高高在上，要怎麼「修補」別人的生命？。每個人都必須找到自我的道路，如此才值得奮力一搏。」

「你的生存之道會讓人走上絕路，創造更多像忒蘭恩與爾瑞尼斯這種人，」凱拉克反駁道。

「到頭來，我們都是孤獨存在世上，」涅納絲說道。

「那不是我們的生存之道。」席倫蒂絲聲音低沉，怒不可抑。「過去不是，未來也不是。」

「當你們切斷與卡拉的連結，你們的生存之道就改變了，」涅納絲反駁道。「即便你們後知後覺，事實依然不變。」

「強迫他人同化，無法締造團結，涅納絲。這番話是你告訴我的，」席倫蒂絲說道。

涅納絲低下頭，似乎無言以對。「你們現在省思的問題，當初我們被驅離艾爾前也省思過。」

「你是說，你們找到答案了？」席倫蒂絲嗤之以鼻。

「我是說，這個挑戰將會讓我們發現更多答案，」涅納絲語氣異常溫柔說著，抬頭

凝視席倫蒂絲。「如果尼拉辛姆能找到新歸宿，又不用徹底放棄自我...我們能屈能伸，我們願意忍耐。」

「我們必須開創全新道路，」亞坦尼斯說道。「我明白了，光是宣告階級制度終結，或是斬斷我們跟卡拉的連結，都只是階段的終點。我們必須更加努力，才能創造嶄新開端。」

「建造確實比拆毀更加困難，」凱拉克附和道。

「涅納絲說得沒錯，無論有多困難，人人都得在全新世界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，」塔蘭達說。「任何外人都無法定義你是誰。你必須獨力探索。」

「問題又繞回來了，」凱拉克惱怒說道。「你曾說朋友能幫你排除萬難。但我無法直接...為需要朋友的人製造朋友。」

「失去卡拉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怎麼互相建立牽絆。這是真的。我也注意到淨化者太過於離群索居，」塔蘭達語氣愉悅。「我們全身的許多零件可不孤獨啊。」

亞坦尼斯笑出聲來。「我的老友，這個解決方法真有創意。但願意這麼做的淨化者不多...」

「反正也不是人人都能接納我們，」塔蘭達說道。

「這個問題需要多種解決之道，」凱拉克說道。他把頭側向涅納絲。「如果我族放眼嶄新未來，而非留戀過往，或許有助於改善現況。至少這一點，是我跟其他相位工匠可以努力的。同心協力打造未來，就能集結志同道合的夥伴。」

「這絕對會更加振奮人心，」涅納絲說道。

「萬眾齊心，建立牽絆。有了連結...至少可以減緩孤寂感。」凱拉克瞥向席倫蒂絲，希望她能發表意見，畢竟她也有不同看法。但她依舊沉默不語。

「我並非愚昧之人，我知道這個問題十分艱困，不可能一夜之間解決，」亞坦尼斯說道。「落實你們的計畫吧。我也會讓達蘭想方設法團結我族。如此一以來，若有族人又偏離正道，許多人都能立即伸出援手。」

## #

在神族回歸艾爾、脫離卡拉後，喪禮都選在傍晚舉行。神族與太陽關係密切，日夜交接的向晚時分具有重要的精神象徵。神族知道亡者無法在卡拉中重回先祖懷抱，難以撫平悲傷，於是他們採用更玄奧的神祕儀式。隨著日落西下，亡者重回繁星擁抱，前往廣大無垠的宇宙，說不定還能在彼方找到全新人生。

全新旅程與未來征途的概念讓席倫蒂絲獲得慰藉。神族在浩瀚宇宙仍有一席之地，跟宇宙有著千絲萬縷的牽絆。死亡，便是回歸宇宙。但這依然讓人覺得虛無飄渺。失去卡拉的基本連結，人人只能孤獨死去，這種孤寂最難以承受。

根據塔蘭達的紀錄，雖然忒蘭恩與家人疏離，但家人依然願意為她收屍。從來沒有人喜歡過爾瑞尼斯...不對，還不用到喜歡的程度。應該說，沒有人關心他、沒有人願意為他收屍、沒有人肯送他最後一程，所以席倫蒂絲獨自扛下這個重擔。席倫蒂絲在全新幽能矩陣周圍的中央神殿為他舉辦喪禮。可是席倫蒂絲選擇將他送回當初的陳屍地點，希望藉此激勵更多族人互相關懷，也想要斥責不聞不問的同胞。

有些人閒晃經過，略感好奇打量存放他遺體的分解艙。沒有人停留悼念。席倫蒂絲獨自駐足，內心空洞找不到解答，她為爾瑞尼斯辦的喪禮也是空無一人。亞坦尼斯、凱拉克、塔蘭達、就連涅納絲都發現這個問題並想出解決之道...可是她無計可施，她知道亞坦尼斯對她期望很高。她也不想辜負亞坦尼斯的期望。

這只是她一生中見過的無數亡者之一。席倫蒂絲不明白為何此事深觸她的靈魂深

處。或許是這次事件太過讓人孤寂吧。如此徒然空虛。爾瑞尼斯並未英勇捐軀，也沒有享盡天年。他親手殘暴殺害自己，承受無法負荷的劇痛。此事的每個細節都讓她憤怒無比，但是卻無從發洩。她可以責怪爾瑞尼斯自取滅亡，或是歸咎於蘭薩莉絲，可是她就是想以更多角度審視。爾瑞尼斯先前失敗連連，最後一次失敗導致他自殘身亡。

說不定這就是問題所在，屢屢失敗，又沒有發洩對象。

她眼見落日西下，氣流開始變化，她知道有人來找她了。

「席倫蒂絲，我聽過你各種傳聞，可沒聽說你多愁善感啊，」涅納絲對她說道。

「傳聞本來就與事實有出入。」

「我不指望你會歡迎我，但你好像一肚子氣啊」涅納絲說道。「是我太過無禮，沒有感謝你的救命之恩嗎？」

席倫蒂絲喟然嘆氣。「我不是生你的氣。」因為涅納絲太喜歡激她，她忍不住想回嘴，「你太高估自己了，你在我心中沒那麼重要。」

涅納絲哈哈大笑。「我的心都碎了。那你重要的人是誰？關在靜滯艙裡的瘋女人？」

席倫蒂揮手否決，她說的不是蘭薩莉絲。那是她能理解的敵人，也是她們齊心解決的問題。「自從我們歸返艾爾，爾瑞尼斯就一直在此生活。生前乏人問津，死後無人在乎。」

「這是他們告訴你的？」

「他們如此冷漠，早已不言自明。」

「真的嗎？還是你們卡萊都忘記怎麼聽人說話？」

席倫蒂絲火冒三丈，邁步走向附近一棟破舊房屋。有位枯瘦神族長者頹坐在屋前木

箱。「你，」席倫蒂絲對他說。「你認識死者嗎？」

「爾瑞尼斯？」他聳聳肩。「不太熟。」

「在他生前有人拜訪過他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或許沒有吧。」

席倫蒂絲瞧了一下涅納絲，單手向她示意。

涅納絲又被逗樂了，她只對席倫蒂絲說，「卡拉真的害你們喪失深度溝通的能力了。」

卡拉讓他們心靈合一，每句話都能引起無數共鳴，聯繫所有族人。那是優點，不是缺點。但他們現在只有容易造成誤會的言語，這種溝通方式顯得膚淺許多。她打量面前這位神族長者，心想此人話語有何深意，自己竟與他這麼有距離，這種感覺真討厭。要怎麼讓他願意深談？席倫蒂絲不瞭解對方情緒，也不願向對方透露自己的情緒，她的尖銳提問只傳達她的百般不耐。她深思熟慮後提出下個問題，這次她盡量輕聲細語：「我覺得你似乎不關心發生什麼事。是我誤會了嗎？」

他抬頭望向席倫蒂絲，目光並未變得尖銳，反而更加聚精會神。「我覺得發生什麼都無所謂。我覺得...我們怎樣都無所謂。」席倫蒂絲迫切想要插嘴否決，可是她逼自己好好聆聽，長者斷斷續續緩緩說道：「我們原本屬於卡萊階級，我們知道自己在卡拉中的所屬位置。現在沒有了卡拉，也就沒有卡萊階級。有人說我們現在都是聖堂武士，但那並非我們的宿願。我們悲傷迷惘，卻不知跟誰訴說。所以爾瑞尼斯的死也無所謂吧？我們大家終將孤獨迷惘死去。」

席倫蒂絲確定對方語畢，這才開口說：「過去達蘭並不知道你們如此孤獨但我們現在知道了，就不會再讓你們孤獨下去。」該怎麼做呢？她還沒找到答案。

「我不指望能有任何改變，」他說：「但我很謝謝你願意傾聽。」

席倫蒂絲回到爾瑞尼斯遺體旁邊，涅納絲在後方如影隨行。「這是我無法解決的問題，」她坦然承認，無意隱藏心中沮喪。先前的卡萊階級被迫重新思考他們在世上的定位，在此之前，她本來以為轉換調適很容易。全族拔擢成為聖堂武士，而她本來就是聖堂武士。可是就連聖堂武士這個詞彙的意義都必須與時俱進。

「拔刀就能解決的問題簡單太多了，」涅納絲說道。「你這個任務我敬謝不敏。可是...我覺得你夠頑強，絕對能達成目標，我也願意鼎力相助。用我自己的方式。」

「直到我們成為朋友，我能夠報答你，我才會感謝你」席倫蒂絲說道，她想起涅納絲先前所言，她說答案不只一種。

「好煩喔，你怎麼這麼瞭解我，」涅納絲說笑道。她聽起來一點也不煩。

「你說得對，全族一心。」

涅納絲放聲大笑，她的笑聲意外沒有常見的諷刺，反倒變得溫暖悅耳。席倫蒂絲喜歡這種笑聲，但是她絕對不會說出來。

她們站著仰望雲朵緩緩飄過，染上粉紅橙色餘暉，席倫蒂絲說出心中苦思已久的話語，雖然失去卡拉的心靈連結，她也學會全新的表達方式。真奇怪，對涅納絲說這些話，竟然比對亞坦尼斯開口容易。也許是她擔心讓亞坦尼斯失望...也是因為涅納絲懂得聆聽，這是尼拉辛姆與生俱來的能力。「亞坦尼斯說過，脫離卡拉，我們將獲得自由。但既然這是自由，為何我還會哀傷？」

「難道自由之人就不能哀傷嗎？」涅納絲問道，而席倫蒂絲並未從她的聲音中聽出任何嘲諷之意。她伸手輕放在席倫蒂絲肩上，儘管席倫蒂絲不甚理解，還是接受對方安慰。

凱拉克說對了，但也說錯了。就算終結發生得很快，並不代表就很容易。而開端更加辛苦，但席倫蒂絲從來不會逃避硬仗，也不會拒絕學習全新戰鬥方式。失去卡拉後，她可能偶爾會感到寂寞，不過她知道自己並不寂寞，她有老朋友...也有新朋友。

太陽隱入山丘，漫天紅紫晚霞。席倫蒂絲啟動了爾瑞尼斯遺體的分解程序，她看到先前交談的長者緩緩走近，與其他幾位居民共同觀禮。

她開啟艙門，爾瑞尼斯分解為最純粹的元素，化作一道光芒射向天際。遺體瞬間變成閃耀塵埃，消失在夜空浮現的點點星光。「他將翱翔於滿天星斗。」

作者：Alex Acks

編輯：Chloe Fraboni

製作：Brianne Messina

劇情顧問：Madi Buckingham、Sean Copeland

創意顧問：Jeff Chamberlain、Kevin Dong、George Krstic、Ryan Quinn、Ryan Schutter

譯者：暴雪中文化團隊

特別感謝：Thomas Floeter、Martin Frost、Felice Huang、Chungwoon Jung、Jaclyn Lo、

Alexey Pyatikhatka、YuSian Tan